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万延元年的Football>>

13位ISBN编号：9787506337939

10位ISBN编号：7506337932

出版时间：2006-11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

页数：228

译者：邱雅芬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内容概要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广泛的喜爱和阅读，因为其作品表现了对社会、历史、国家、民族、心灵以及青少年成长的思考和关怀，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与良知，还因为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所怀有的诚挚而善意的关心。
本册《万延元年的Football》他把自己分身为两个人物，在一场洪水把村庄和山下的村落、小镇、城市隔绝开来期间，兄弟两人（哥哥是旁观者，弟弟则是一个行动者，戏仿式（porody）地重新发动在东京未能实现的革命，或许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共同经历的悲剧过程。
在小说里，兄弟两人重返几年前离开的故乡，乘坐巴士在森林里长时间穿行的情景，极富象征意蕴。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那分明是向神话般的地下世界--黑夜与死亡的世界--坠落。
兄弟两人将要回归的“场所”，正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过重大社会事件--农民暴动、给他们的父祖们带来家族悲剧的地方……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4)，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专业，在小说、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领域内视萨特为其引导者，借助《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等初期作品表现出山村青年在大都市中感受到的不适和惶恐，稍后发表的、以故乡森林为背景的《饲育》(第39届芥川奖获奖作品一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开始显现出打破禁锢和摧毁坚壁的欲望，作品中与神话意境相连接的那片森林，为作者日后构建乌托邦提供了一处理想之所。
二十八岁那年，已是成名作家的大江经历了有生以来最为重大的考验j如何面对头盖骨先天缺损和脑组织外溢的新生婴儿。
以这个痛苦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三十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
大江的另一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其后发表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多重隐喻交集而成的这个书名，象征着大江开始在森林里营建与中心文化相抗衡的根据地。
不久后，这个位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缘之所的根据地，被大江用不见官方历史记载的神话＼传说以及构造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建筑材料，扩建为反国家权力的共同体＼乌托邦＼“ 村庄＝国家＝小宇宙 ”。
在此后的《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致思华年的信》、《燃烧的绿树》、《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查里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中，大江数十年间毫不懈怠地复原弱势者被改写、遮蔽甚或抹杀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以与官疗书写的不真实历史相抗衡，以为遭到异化的灵魂而祈祷，以向威胁人类和平以及文明进程的邪恶势力发出呐喊！

章节摘录

一、在死者的引领下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渴求着炽热的“ 期待 ”感，摸索噩梦残存的意识。
焦灼地期盼如咽下的使内脏燃烧的威士忌般热辣辣的“ 期待 ”感确实回复肉体深处的摸索总是徒然。
握起无力的手指，而后，面对光亮正不情愿地退缩的意识，知道浑身骨肉分离之感，且这感觉正变为钝痛。
无奈，只得再次接受这隐隐作痛、支离破碎的沉重肉体。
显然不愿想起这究竟是何物在何时的姿势，我只是手脚蜷缩地睡着。
　　每次醒来，都要寻找失去的炽热的“ 期待 ”感。
不是失落感，它本身是积极的实体。
当意识到无法找到，便试图再次诱导自己重返睡眠的斜坡。
睡吧，睡吧，世界不复存在。
然而，今晨剧毒令浑身疼痛，阻碍再度人眠。
恐惧欲喷涌而出。
到日出至少还有一小时吧，在此之前，无法把握今天将是怎样的日子。
如胎儿般浑然不知地躺在黑暗中。
过去的这种时候，性欲恶习会乘虚而人。
然而，现在二十七岁，已婚，甚至还有了放在保健院的孩子，一想到自己还要手淫，便生出一阵羞愧，转眼将欲望的胚芽捻得粉碎。
睡吧，睡吧，睡不着就模仿熟睡的人!这时，黑暗中冷不防看见昨天工人们为建净化槽而挖的长方形凹坑。
荒芜痛苦的毒素在疼痛的体内增殖，如简装果冻般欲从耳、眼、鼻、口、肛门、尿道缓缓溢出。
　　我依然模仿熟睡的人，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闭着眼任身体各处撞在门上、墙上、家具上，发出呓语般痛苦的呻吟。
当然，我的右眼即使在白天大大睁开，亦毫无视力。
我何时才能明白右眼究竟为何要变成这样?那是一次可憎而无聊的事故。
某日早晨我走在街上，一群陷入极度恐惧与愤怒的小学生扔来石块，一只眼睛被击中，我倒在了马路上。
我简直无法理解那是为什么?我的右眼从眼白至眼仁横向撕裂丧失了视力。
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那次事故的真正含义。
而且，我害怕明白。
如果你用手掌捂住右眼走路，你肯定会遇到许多埋伏在右前方的物体吧。
你会突然撞上它们，会不断地碰了头和脸。
就这样，我右半边的头和脸新伤不断。
我是丑陋的。
早在眼睛受伤之前，母亲曾将我与可能变得英俊的弟弟相比，预言我成年后的容貌。
我时常想起母亲的话。
渐渐地，我丑陋的特点显现出来，瞎眼不过日日更新着丑陋，时时生动地凸显着丑陋罢了。
天生的丑陋想躲在背阴处沉默，是瞎眼的效果不断把它拉到阳光下。
不过，我给予面向黑暗的眼睛一个任务。
我把丧失了功能的它，比作面向颅内的黑暗睁着的眼。
这只眼时刻注视着积满鲜血、微热于体温的黑暗。
我雇了一个哨兵监视自己内在的黑夜森林。
就这样，我训练自己观察自我。
　　穿过厨房，摸索着打开门，这才睁开眼睛。
深秋的拂晓，漆黑一团，只是遥远的高空泛出微白。

黑狗跑来想扑进怀里，但它即刻领会了我的拒绝，默默地把身子缩成一团，黑暗中把小鼻尖如蘑菇般扬起来对着我。
我把它抱在腋下慢慢前行。
狗臭烘烘的。
它呼吸急促，一动不动地任我抱着。
我感到腋下发热，或许狗得了热病。
我的光脚尖碰在木框上。
我暂且放下狗，摸索着确认梯子的位置，而后在黑暗中朝放狗处抱去。
它仍呆在那里。
我不觉笑了，然而微笑无法持续，狗肯定是病了。
我吃力地爬下楼梯。
坑底随处是没过脚踝的积水。
水不多，就像绞肉时流出的汁液。
我坐到地上，感觉水透过睡裤和裤衩弄脏了屁股。
而且，我发觉自己像失去了抵御能力的人似的，温顺地忍耐着，但狗当然能够拒绝被水弄脏。
它沉默着，像是会说话，却默不作声。
它在我腿上取得平衡，将颤抖发烫的身体轻轻依偎在我胸前。
为了保持这平衡，它将钩状爪子扎入我的腿部肌肉。
我感到自己似乎亦无力抵御这痛苦。
五分钟后，我便不在乎了。
对弄脏屁股、渗入睾丸和大腿间的水亦不在乎了。
我感觉我这172厘米高、70公斤重的肉体，与昨日工人们从这里挖出来扔到远处河里的泥土总量相当，它正同化为泥土。
在我的肉体及四周的土壤、潮湿的空气中，仅狗的体温和两只如腔肠类动物腹腔般的鼻孔活着。
鼻孔惊人地敏锐起来，无限丰饶般搜集来许多坑底贫乏的气味。
它确实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所以不但无法辨别搜集来的无数种气味，而且当我几乎失去知觉、将后脑勺(我觉得是直接将后脑部的头盖骨)撞在了坑壁上，我依然只是继续吸入上千种气味与少量的氧气。
荒芜痛苦的毒素仍然充塞于体内，但已没有向外渗出的迹象。
虽然炽热的“期待”感没有回来，恐惧心却消除了。
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事实上，现在我对自己拥有肉体本身感到无所谓，只是没有任何物体的眼睛看见满不在乎的自己，这是令我感到遗憾的。
狗?狗没有眼睛。
满不在乎的我也没有眼睛。
自从下了梯子，我再次闭上了眼睛。
　　而后，我静观友人，我参加了他的火化仪式。
今年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红色涂料涂满头部与脸部，浑身赤裸，肛门里插着黄瓜上吊死了。
他妻子参加一个持续到深夜的晚会，当她病兔般疲惫地回到家中，发现了丈夫奇异的尸体。
为何友人不与妻子一起参加晚会?他就是那样的人，总让妻子独自参加晚会，自己则留在书房里进行翻译工作(那是与我合作的工作)，谁也不会感到奇怪。
　　友人的妻子从尸体前两米处径直跑回晚会地点。
她吓得毛发倒竖，双手挥舞，无声地呼叫着，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踏着自己的影子，穿着孩子气的绿鞋子捌胶卷般狂奔着。
她向警察报了案就静静地抽泣，直到娘家来人接她。
于是，警方的调查结束后，由我和友人刚毅的祖母为朱红色脑袋、一丝不挂、大腿上粘着毕生最后的精液、确实难以抢救的死者料理了后事。

死者的母亲陷入痴呆状态，帮不了忙，只是当我们要洗掉死者的装扮时，她忽然清醒过来予以反对。
我和老妇人们谢绝所有吊唁者，仅我们仨为死者守了夜。
死者富于个性的庞大数量的细胞正隐微而迅速地被破坏着。
干涸的皮肤如水坝般拦住了酸甜的蔷薇色细胞，那黏黏地溶化了、变成了莫名之物的细胞。
友人仿佛奋力穿越一条狭窄的暗渠，在他就要从另一端钻出前，突然可怜地死去了。
朱红色脑袋的友人的肉体，比他二十七年生涯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了紧迫而危险的实在感，它躺卧在简易行军床上傲慢地腐烂着。
皮肤的水坝即将决口。
发酵的细胞群如酿酒般酿造着肉体自身真实而具体的死亡。
生者必须将其饮下。
友人的肉体与散发出百合香味的腐蚀菌一起铭刻的浓重的时光迷惑着我。
尸体在其整个存在期内进行了惟一一次飞行，我在注视这纯粹的时间圈时，被迫理解了可以反复、如幼儿头顶般柔软温暖的另一种时间的脆弱。
我禁不住嫉妒起来。
不久，最终闭上双眼的我的肉体在体验腐败时，不会有友人注视它、理解它的正当含义。
“他从疗养院回来时，我该劝他再回那里。
”“不，这孩子不能再呆在那里了。
”友人的祖母回答道。
“这孩子在疗养院表现出色，很受其他精神病患者尊敬，已不能再留在那里了。
你把这事忘了，别再责备自己了。
事到如今，事情非常清楚，这孩子从那里出来过上自由生活，实在是太好了。
要是他在那里自杀，也许就不能把脸涂成朱红色、光着身子上吊了吧。
肯定会被尊敬他的其他精神病人拦住。
”“你能挺得住，我很受鼓舞。
”“人人都有一死，而且大多数在百年后，不会再有人讨论他们的死法。
按自己最希望的方式死是最好不过的了。
”友人的母亲一直坐在床脚，不停地抚摩着死者的脚。
她好像受了惊的乌龟似的，把脖子深深地埋入双肩，对我们的交谈毫无反应。
她的扁平的植物性的小脸很像她悲惨死去的儿子，好像渐渐融化的饴糖似的，表情松弛无力。
我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写实地表现彻底绝望的面孔。
“像猿田彦似的……”亡友的祖母令人摸不着头脑地说道。
猿田彦。
我差点被这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滑稽词汇唤起不太明确的意识，但我脑髓的脂肪质已经因疲劳而变成肉冻，它虽然微颤着，但未能扩大到理清意识的经纬。
我无益地摇头，猿田彦这个词便如秤砣般，带着无法解开的语义封印沉人我记忆的深处。
现在，我抱着狗坐在积有少许水的坑底，作为令人怀念的记忆矿脉上明显的露出部分，猿田彦这个词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自那天起，一直冻结着的有关这个词的脑髓脂肪质的肉冻融化了。
猿田彦。
猿田彦殿下在天界岔道口迎接下凡诸神。
天宇受卖命作为闯入者的代表与猿田彦进行外交谈判。
她集中新世界的原住民鱼类试图确立统治权，将默默抵抗的海参的嘴巴用刀子划开，说这嘴巴不答话。
我们那脑袋涂成朱红色、心地善良的二十世纪的猿田彦，倒不如说是被划破了嘴巴的海参的同类。
如此想来便泪如泉涌，泪水从脸颊流至嘴唇，滴在了狗背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